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人 著

叁拾貳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十二

奇门异士系列

天下篇

人 物 介 绍

范离憎：绝世战魔范书之子，以武帝所遗留的“远离憎恨”之词所命名的少年，因资质天生，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，为收他为徒，竟手刃“其母”，使其心怀憎恨，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，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，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……

牧野栖：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，自幼因家遭突变，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中的“天儒”一脉收为弟子，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，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，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，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。

白 辰：江南白家被灭族后，仅存于世的幼子，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宫之中，为报家仇，自幼装疯卖傻，后因绝世奇缘，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，被

世人称为一代丐祖。

幽求：一个四十年前曾将“洛阳剑会”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，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，在风宫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，让其终身不能习剑，然而其却剑意不灭，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“无指剑法”与“以腿御剑”出现江湖。

天师和尚：世外奇人，悟天之徒，因杀孽奇重，被其师逐出师门，从此游荡江湖，视天下能者为师，为返师门，以渡恶行慈为生。

牧野静风：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，却因天生战族血脉，竟被卷入风宫的争位之中，在风宫二老的“寒炎归一”一击之下，因娇妻惨死，悲痛之下，启动“逆天大法”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，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，神智不清，神魔难分，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。

血火老怪：风宫之仆，其人忠心耿耿，身怀“血火三昧”武学，霸道绝伦，为寻找风宫的正统血脉，数十年间踏遍天地间三山五岳，也是导致牧野静

风再踏足江湖之人。

卜瞎子：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，其卜算之法、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，故江湖人称“万无一失”。

麻 嫂：原名水红袖，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，自毁其容，隐藏于山间小镇，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，因心中所爱，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，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，死于幽求剑下。

寒 掠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在数十年前风官内乱之时，归隐江湖，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。

炎 越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寒掠的同门师兄，与寒掠共创的“寒炎归一”武学可谓天下无敌。

禹 诗：风官四老之首，其人智慧无穷，阴险狡诈，其排下“五星逆行，万心归魔”之法，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。

天 儒：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，其所统治十里长街“黑白道”，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“死亡之境”。

悟 天：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，为救世间之乱，重现江湖，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。

屈小雨：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，在“笛风客栈”之时巧用“死亡大道”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，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。

王世隐：青城派的现任掌门，因被幽求挟迫进入“试剑林”，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，而惨遭断臂之灾，从而怀恨于心。

戴无谓：一位绝世隐者，师门不明，武学不明，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“空寂大法”相似的旷古绝学，从此名震天下。

痴愚禅师：武林七圣之一的“苦心大师”师侄，当代少林掌门，因风官复出，被天下群雄推举为“正盟”盟主。

第一章 情系荒岛

不知是因为天色，还是因为别的，小草的脸上有了异常的光晕，白辰只看了一眼，心便突突乱跳，他隐隐觉得此刻的小草，似乎有了异样的变化。

小草望着远方一望无垠的大海，继续道：“至于我的真实身分，自然是求死谷谷主的女儿，我之所以进入风宫，只是奉家母之命行事罢了。但因为你，使我已无法重返风宫，只好回到求死谷，没想到竟还能见到你。”

白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从今往后，我需得称你为花大小姐了？”

“不，我更愿意让你称我为小草，离开求死谷这么多年，我已习惯了小草这个名字。”

白辰随口道：“小草——小草倒真是一个独特的名字，你怎会想到这样的名字？”

“很简单，我母亲要我像小草一样有着惊人的生命力，譬如，在风宫那种恶劣的环境中，也要能生存

下去，所以，我就自称为小草。”

白辰道：“那么你为什么最初不肯与我相认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小草拨弄着地上一根草茎道。

女孩子说“不为什么”时，多半是假的，因为女孩总是受情感支配更多，她们几乎做每一件事，都有来自情感方面的原因与理由。

可惜，白辰显然还没有懂得这一点，他感慨地道：“如果不是你拿出这四颗药丸，只怕我已真的信了你的话。”

小草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你为何不问我为什么进入风宫？”

白辰道：“求死谷在江湖人眼中本就颇为神秘，而求死谷谷主的女儿甘愿做风宫的一名侍女，必然更为神秘，如此机密的事，我即使问了多半也是白问。”

小草道：“我进入风宫，有很独特的用意。”

“每个进入风宫的人，想必都有独特的用意，正如我，为风宫效劳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向他们讨还血债，莫非求死谷与风宫之间亦有深仇大恨？”

小草道：“求死谷与风宫的确有宿仇，但我进入风宫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复仇，而是为了能保全自

已！”

“保全自己？”白辰有些糊涂了。

“在很久以前，墨门的势力极为强大，可以说非但不在今日十大名门之下，甚至不在风宫之下，在极为遥远的年代，墨门与风宫以及水族就已水火不容，但如今，墨门的势力却大大削弱了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惊心诀的缘故，惊心诀为墨门带来了一场灾难，从八十年前开始，墨门再也无法与风宫、水族直接对抗了，在种种挫折面前，墨门本身开始出现了分化内讧，求死谷就是墨门分化的一支。为了能保存势力，不在风宫、水族的夹攻下全军覆灭，求死谷竭力隐藏自己的行踪，亦从不向外人透露自己是源于墨门。尽管如此做了，求死谷仍是觉得并不能完全消除危险，于是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历任谷主想出一种方式，那就是让谷主的女子都设法隐入风宫及其他门派中去，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为安全，即使有朝一日求死谷遭遇灭顶之灾，墨门一派仍是不会覆灭。为了使求死谷的秘密不被外人探知，求死谷自出现于江湖中时，就一直对外封闭，身分不明者一旦进入谷中，立即遭到阻杀，久而久之，常人已对求死谷避而远之。可以说，在常人眼中，求死谷似乎是与

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恶魔，而在求死谷的人心中，却时时刻刻有着末日将临的担忧，我身在风宫时，必须时时刻刻准备着在求死谷覆灭之时，承担起设法让墨门这一支延续下去，并全力重振它的重任，所以，我从来不可能有一刻是轻松快乐的。我觉得自己就像站在一块巨大的时刻要面临倾倒的岩石下，却没有回避的自由……”

白辰静静地听着。

他不曾料到小草有这般不同寻常的身世，不曾料到她会与自己一样，承受着他人难以想象的重任。

“我八岁就离开母亲，进入风宫，身在风宫，便是在危险之中，平时接触的每个人，都是我的仇敌，个中滋味，他人是无法想象的。也许，惟独你与我有相同的心境，正因为如此，我虽是奉叶夫人之命送你离开风宫，却亦是甘愿如此，甚至……甚至我觉得与你在一起时，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，虽然遭到风宫的追杀，但我心中一点害怕的感觉也没有，我的惊惧是假装的，只是想让你更多的照顾我，保护我，尽管也许我的武功并不在当时的你之下。”

“我，是不是有点傻？”小草低低地道，与其说她在问白辰，倒不如说她在问自己更为确切。

白辰不知该如何回答，甚至不知是否应该回答，半晌无语。

“如果你不将苦叶儿的事告诉我，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承认我就是小草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白辰奇怪地问道。

“不为什么。”小草道：“凭感觉而已。”

白辰忖道：“今夜她已说了好几次‘感觉’了，是否每个女子都是重视感觉的？”

此时，天边已出现了万道霞光，光彩夺目，蔚为壮观，白辰生在江南，对海景已司空见惯，而小草却从未见过海上日出之景，不由深深地感叹于那蔚为壮观的景色。

她望着远方，出了一会儿神，半晌方道：“求死谷不甘永远处于如此不利的局面，所以才会接连不断地设法取出惊心诀。”

“惊心诀真的有极为神奇之处，可以改变一个门派的命运？”白辰奇问道。

小草缓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公正地说，决定一个门派兴衰荣辱，最重要的应该是该派的武功，而惊心诀则是本门至高无上的武学。”略略一顿，她放缓了语速，郑重地道：“其实，我母亲要你取的并不是惊

心诀。”

白辰心头一震，愕然道：“不是惊心诀又是什么？”

“冷心诀！”小草一字一字地道。

“冷心诀？莫非那是墨门的另外一种绝世武学？”

小草神色凝重地道：“确切地说，冷心诀并非墨门之物，而是另外三个神秘门派的前辈高手所创，他们创下此‘冷心诀’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配合‘惊心诀’，让‘惊心诀’能够真正地成为绝世神功。”

白辰茫然不解。

小草接着道：“我无缘见到惊心诀，只知其大概。惊心诀的精要在于使对手心神惊悸，从而克敌致胜，但若自身不能心明如镜，古井不波，惊心诀反而会反噬其主，而冷心诀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创的。”

白辰有些明白了，却又有一个新的疑问升起，他忍不住道：“既然那三派前辈高手是为惊心诀而创冷心诀，为何创成冷心诀后，不将秘诀交与你们墨门，反而隐藏于洞穴之中？”

“此三门派与墨门本属同一联盟，与水族、风官

针锋作对，但八十多年前，当时本门的门主却因惊心诀而坠入邪道，与此三大门派反目成仇，成为一个祸害江湖的邪魔之王，最后本门高手历尽艰难，方击败本门门主，为了将来不再重演此事，那三大门派便让墨门交出惊心诀，然后合四派的力量共创一种武学，以配合惊心诀。但当时墨门经历了那场变故之后，元气大伤，门中高手损伤大半，已无人能参与此事，只是将惊心诀交与那三大门派。但墨门内部派系林立，矛盾重重，各分支的主张亦不尽相同，当时保管惊心诀的那一支迫于另外三派的压力，不得不交出秘诀，但却暗中留下了摹本。三门派中各遣顶尖高手合创冷心诀后，得悉此事，一怒之下，就将惊心诀、冷心诀皆存于水岩洞穴之中。墨门的四分五裂对四派结盟对付水族、风宫之事自然大为不利，无论将惊心诀、冷心诀交与墨门哪一支，都将会引起墨门更大的内乱，所以三门派决定在墨门中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助他重新聚合墨门后，再将冷心诀、惊心诀一并交付与他，至于那部惊心诀的摹本自然必须追讨回来。

“没想到三大门派高手在将惊心诀的摹本追回后，欲将它与正本一同存放于洞穴中时，事情已有变故，水族中人得悉了此事，已设法在通向洞穴的水路

设阻，事出意外，猝不及防之下，那名准备将惊心诀摹本送入洞穴中的高手遭遇不幸，当他的尸体浮现于水面时，他所携带的惊心诀摹本已不知下落！因为要将惊心诀的摹本放入洞穴时须得通过水路，所以在事先已做了防水措施，即使惊心诀入水，也不会被毁。与墨门结盟的三派担心惊心诀摹本落入他人手中，对同盟不利，曾全力搜寻，但终是没有结果。”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天终于大亮。

小草的神情显得有些不安了，似乎有所担心，白辰猜知她的心思，便道：“你娘说得不错，若非万无一失，她不会让我去冒险的，因为我是她最后一个可以借助的人了。你娘越是在意冷心诀和惊心诀，就越不会让我去冒险。”

小草的脸上忽然有了哀伤之色，她缓缓地道：“不错，我娘是对冷心诀、惊心诀十分在意，我爹当年就是因此而死的！”

白辰大震。

小草缓缓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我告诉你这么多，与

我娘的布置自然截然相悖，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自己将要面临的危险，然后做出理智的选择，如果你现在改变初衷，我娘当然不会就此善罢，但我会设法说服她的，即使说服不了，我亦会设法弥漫我娘的过失。”

她的神情十分复杂，复杂得让白辰难以读懂，略略停顿了片刻，她又道：“我不会劝止你，因为我能理解你的仇恨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恢复功力和提升武功，亦是你愿意答应我娘要求的原因之一。为了复仇，你可以忍受那么多难以忍受的痛苦，我想，为了复仇，你也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搏一搏，是也不是？”

白辰郑重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去取冷心诀不外乎两种可能：生或死；向风宫复仇，亦不外乎成功或失败。我心中的仇恨，注定我不可能允许自己在失败了之后，还活着！”

小草默默凝视了白辰片刻，道：“天色已亮，水中视线也明亮了些，我们可以入水了，你随我来。”

两人沿着东岸峭壁陡崖而下，在绝壁下的一块礁石上站定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涌向礁石，撞得粉身碎骨后再化作万千银白色的水珠，飞散开去。

小草与白辰并肩而立，她指着绝壁的一个凸起之

地，道：“从那块凸起的地方下水，径直下沉，就会看到洞口，先前几次试图进洞的人都以一根细绳系于腰间，到了洞穴中后，用力扯动细绳以告之上面的人。以前的人每次都能到达洞穴，并牵动细绳告之外面的人，但很快就會发生变故，无需多久，下水之人就会遭遇毒手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水族中人是用了‘引君入洞’之计？”白辰笑着道，他见小草显得颇为紧张不安的神情，怕她担心，想缓和一下气氛。

“水族中人虽然在水中占尽优势，但他们终究是人，而非鱼类，所以他们虽能在水中潜伏的时间比常人长几倍，甚至几十倍，却不可能永远在水中不现身，照此看来，他们所谓的洞穴外，也绝不会如鱼般一年四季簇拥于此，而是在某个地方有暗哨，一旦发现有人潜入水中，立即向这边靠近，进行拦截。出于这一点考虑，我们求死谷中人曾对这座岛乃至岛四周进行仔细的搜寻，可惜并没有找到这个暗哨，如今你的水性已与水族中人相去无几，你前几日服下‘不眠草’后试着入水，在水中呆的时间比我娘估计的还要长，想必你可以比其他人更快地到达洞穴中，如果能赶在水族中人到达之前取出惊心诀与冷心诀，那就是

万幸了。”

白辰长长吸了口气，目光坚毅而果断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怯与后悔，他平静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缚不缚细绳并无区别，那么不缚也罢，我即将入水了，相信我，我会全力以赴的！”

小草道：“也好……对了，惊心诀与冷心诀所放置的地方，是洞中一块圆形的石头中。”

“石块中如何能放置武功秘笈？”白辰大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那石块已被割成两半，中间掏空，再重新粘合，外面再做了伪装，据说不知情者根本无法分辨出它的特殊所在，此石是特地经过千挑万选出来的粉质石，利于切割。”小草在最后的关头，又将取出惊心诀和冷心诀的办法告诉了白辰。

白辰道：“但愿洞中的圆形石头不会太多，否则光找这块石头，也够我受的了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用力甩了甩胳膊，又大口大口地做着深呼吸，像是在留恋这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。

随即他迈步走至礁石边缘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对小草道：“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还要烦劳你在我的坟中埋入几块方糖……”